

一道永远消失个风景

文 / 丁婷婷

茄山河

大伏天，热得走油，邪气后悔没辣拉灶头间装只空调。烧点小菜，面孔浪个汗滴答滴答挂下来。我菜刀一摆，立时三刻，迳到空调间里，嘴巴里还叫：热煞了，热煞了。先生一听就讲，又要药胡翘叫啦，老里八早既没空调勿要过日脚了。

先生个闲话冷陌生头让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小辰光过夏天个样子，最后定格辣大沪冷库门口。

阿拉威海路张家花园大门口，靠近吴江路，有一只大沪冷库。听人家讲，厝只冷库老早就辣海了。门面是勿好看个，灰托托个水门汀墙头，样子方方正正既没一点噱

头。冷库门口头总是湿得一塌糊涂，脚也踏勿落，勿管是冷天还是热天，门口头总归有三三两两穿了老棉袄、大靴子个工人，有点像穿得海嘍嘍个宇宙服航天员。伊拉靠辣墙壁吃香烟，听讲是出来透气。冷库里向冷得勿得了，里向侬是冰肉、冰鱼、冰冷饮啥。上世纪60年代上影厂电影《大李、小李与老李》就拿冷库作背景，里向个老李为了逃避体育活动，勿当心拨关进冷库，一歇歇就冰得像石刮硬硬个半只猪罗了。

不过，阿拉小辰光欢喜到厝搭去白相，伊是阿拉童年个清凉乐园。伊个辰光屋里向既没空调，电风扇也勿是家家有人有个。冷库是个大冰窟，里向透出个丝丝冷气源源勿断，温度起码比火热踏踏滚个

外面低八度。阿拉一群小囡放暑假伙欢喜到伊个门口去白相，揩点油，孵“空调”，适意得不得了，好像额头角浪向个痱子也褪下去交关。冷库门口大卡车一天到夜辣卸冰块，冰块有现在一只小型旅行箱子介大。工人七手八脚用一只长长个铁钩子拉牢仔冰，一块一块拖下来，拖到冷库里。等车子开脱了，阿拉小姑娘伙蹦蹦跳跳跑过去，依抢我夺捺地浪向落脱个碎冰，摆辣手里白相。一歇歇放辣额头角浪，一歇歇放辣面孔浪，一歇歇放辣胸口头，阴凉啊。同班个男小囡就更加扎劲了，伊拉胆子大，赤仔膊一直辣厝搭混，跟门口个老师傅搞得老熟，有辰光揩油吃两根断脱棒头个赤豆棒冰。有辰光还有想勿到个惊

喜。从小头子活络个大洪搭仔冬冬，现在回想起伊个辰光来，还是绝对得意个讲，大卡车运来鱼、肉、猪下水啥，进库冷藏辰光，有时会落辣地浪向一眼眼，门房间老师傅一开心，会甩一块猪肝或者两只腰子拔阿拉，“小鬼，啷，拿去。”穿仔木拖板个伊拉，眯花眼笑个捧仔厝点物事，劈里啪啦奔回去，厝点腰子、猪肝就成了伊拉回屋里向卖样个“战利品”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沪冷库拆掉了，代之而起是高楼大厦。当然，阿拉个下一代也勿用去揩厝种油了，屋里向就是一个清凉世界。今年7月1日，周家嘴路军工路口远东地区最大个冷库也关停了。

上海滩一道风景永远消失了。

远开一点

上海雨水多，日常生活少不了一把伞。

按理说，雨天小孩去上学，家长应该说“带上雨伞”。可上海爷娘叮嘱的往往是：“不要忘记带雨伞！”多少年来，上海人习惯把伞叫作“阳伞”。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怕雨淋，更怕太阳晒，“六月里的日头”更是晒不得。她们手中那把伞，除了挡雨外，更重要的是遮太阳。阳伞，发音也响亮，过去修伞人穿街走巷叫的就是：阿有啥坏的阳伞修哇？

伞是上海女人的手边物件，所以越造越精致，越造越漂亮。那种自动伞，好是好，按钮一揪，伞面“砰”一下弹出去，像冲锋枪一样神气，但它“一根筋”，伞骨长，带起来不方便。上海女人的伞，都藏在随身包里。有的折叠伞小巧玲珑，只有一虎口长短；虽是钢制，却轻得没一点分量，最适合上海女人撑在手里，走出袅袅婷婷的样子来。

看到这样的伞，不能不想起过去用过的油布伞。油布伞很重，一把有好几斤，竹柄、竹骨、木顶，撑开来很费劲；力气小的女同学，还要请男生来帮忙。为了防雨、防霉，伞布上还涂着桐油，故称“油布伞”。新伞买来时，一撑开，因伞面被桐油粘住，会发出“哗”的一声响；随即，桐油味扑鼻而来，让人止不住要打喷嚏。

油布伞算是好货，比它差的，还有油纸伞。同是上了桐油，油纸伞的牢度要差得多。风大雨急时，常有撑油纸伞的同学被“拔喇叭”，伞面被撕得粉碎。他们小小的身躯在风雨中挣扎的影子，至今让人无法忘却。【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编者】

油布伞

文 / 彭瑞高

汇款丰富个“汇丰”

文 / 徐鸣

现在外滩个浦发银行大楼，老底仔挂汇丰牌子。“汇丰”是中国人叫法，伊个英文全称是“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为啥同一样物事中文跟英文名称相差介远？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腐败个清廷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19世纪四五十年代，来辣香港从事金融活动个基本上是怡和、宝顺、旗昌等几个大洋行以及一些总部设辣英国伦敦或印度个合资银行。香港个商业团体意识到如果来辣香港开设属于自家个银行，由本地个商团来支持，勿仅可以直接关照香港贸易个发展，且能够考虑香港政府关于公用事业、港口码头建设等等民生需求，香港就会变得昌盛起来。于是伦敦注册、总行设辣香港、并来辣上海及内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行个“中国银行”应运而生。

1864年7月，时任香港大英轮船公司监事、香港黄浦船坞公司大班、香港商界公认个权势人物萨瑟兰德拟就一份“创设我们自己的银行”个计划书，来辣香港商界得到强烈反响。除个别外，几乎所有辣香港有影响个洋行都来辣计划书上

签字。8月6日，萨瑟兰德召集15人临时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临时委员大多数是住辣远东多年个英国洋行大班和企业老板。会上，通过了萨瑟兰德个计划书。新成立个银行注册资金500万港元。

1865年初完成“香港上海银行”个筹备工作。同年3月2日，临时委员会提名现有成员转为新个管理机构成员。该机构仿照东印度公司取名“董事院”。新成立个董事院立即决定第二天银行开张营业。

香港上海银行个叫法是沿袭英国早年合资银行以其从事主要业务活动个地区来命名个惯例。不过聪明个中国人自有一套“信、达、雅”个简化翻译方法，通常是将名称意译，如颠地洋行被译成“宝顺（寓意宝贵和顺）”；贾丁·马西森洋行被译成“怡和（寓意正直和谐）”；香港上海银行则译成“汇丰（寓意汇款丰富）”。至于“汇丰”是啥个辰光传开个，已无法精确考证，但1881年，厝两个字就已经出现辣拉汇丰银行发行个钞票上了。

晚清及民国期间，上海滩上所有银钱业每天个汇兑均以英国人开个汇丰银行上午9点钟挂出个牌价为准。

沪上老照片



夏日清晨

上海三伏天个早晨、清晨是一天中最凉快个时段。以前既没空调，居住条件又差，老房子大白天经过火辣辣太阳暴晒搭仔干热个西南风劲吹后，房间里向赛过蒸笼，早晒是晒勿下去个，常常需要辣外面弄堂里、马路浪乘凉风，直到半夜快房间里热气散了差勿多才躺下去，到天亮辰光，早晨往晒得最舒服、最好，所以上班个人勿到来勿及快是勿舍得爬起来个。但是，一家人家总归有一个人要早起，昨天换落来个衣服要汰，马桶、痰盂要倒，要刷洗，还有上菜市场买菜、准备早饭，等等、等等。通常承担起厝些家务早起来个总是主妇，上海家庭个主妇贤惠、勤谨、有责任心，厝个是主流。迭张夏日弄堂早晨照片高头三个主妇水龙头前忙碌个身影和整个画面，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夏天早晨最典型个市井生活图景。

陆杰 摄 林庸 文

闲话闲画

黄梅天是交关上海人感到讨厌个日脚。天气是一歇歇晴、一歇歇雨。气温是一歇歇热、一歇歇溲。气压低，湿度高。是吼势天，是瘟塞天。屋里向是潮几几。灶头间是湿搭搭。汰出一堆衣裳是既没几分钟可以晾到外面去晒干个。太阳变成钟点工，三天、五天不肯出工来上班。阴势天个湿衣裳是收进收出、搁进搁出，忙煞人。上海闲话里讲干，简单，干乎乎、干卜卜。衣裳晒干了，干乎乎。蛋糕勿新鲜了，干卜卜。上海人要来形容湿，闲话一串。有一点点湿，是潮搭搭，是潮几几。湿得结棍了，是湿搭搭，是湿塔塔。水分更加多，是湿漉漉，是湿淋淋。是湿非湿，是湿滋滋，是湿西

湿搭搭、辣豁豁、冰冰溲

文/图 阿仁



西。以方言学个介绍，潮几几、湿搭搭是为ABB式。平常上海人既没厝样子考究来研究上海闲话。反正是表白意思，脱口而出，大家听得懂、拎得清就可以了。

上海人以ABB来攀谈讲张，是加重形容个程度。比方讲热，有热呼呼，有热炯炯，有热吼吼，有热

沪语童谣

3+1

创作 / 王森

幼儿园里张小弟，
碰碰爱做算术题。
问伊全家几口人？
朝依回答“3+1”。

“3”是爸妈和自家，
“1”里藏着小秘密——
看伊伸出手指头，
点点妈妈大肚皮。

绒线团

创作 / 颜志忠

姆妈有只绒线团，
阿咪当伊白相竿。
拍出去，捉转来，
抱牢就朝榻底括。

噢，哪能勿出来？
扑辣地浪朝里看：
阿咪老早晒着咪，
里向两只绒线团。